

第一章 娶的人是誰

深秋寒露，秋風刮得人透心涼，走在街上那涼氣直往衣服裡鑽。

驟然轉涼的天氣卻阻擋不了人們看熱鬧，帝都那條主街上，兩邊密密麻麻站滿了人，都在交頭接耳，議論著一樁震驚朝野的婚事——

原來這一日是鎮北侯周廷焱和顧太傅之女奉旨成婚的日子。

「花轎來了！」人群中傳來孩童們興奮的呼聲。

一眼望去，浩浩蕩蕩的迎親隊伍朝鎮北侯府而來，充滿喜氣的紅色讓圍觀的人臉上都映上了紅光。小孩們鬧著讓大人抱著，吵著要看新娘子。

花轎邊上，一個矮胖的媒婆穿著一身喜慶的紅色，走路一扭一扭的，笑起來嘴巴咧得老大，手裡一塊紅色繡帕甩得飛起。

有淘氣的幼童跑到她身邊轉圈笑鬧，她就揮著帕子趕人，「去去去，一邊玩去，耽誤了吉時，鎮北侯饒不了你！」

鎮北侯？那個專門半夜抓小孩的鎮北侯嗎？

玩鬧的孩童臉色煞白的跑回了人群，被一個婦人數落，「叫你不聽話，鎮北侯晚上把你抓走當下酒菜吃了。」

周圍的人已習以為常，畢竟大家平時都這麼嚇唬自家熊孩子。

迎親隊伍好不容易到了侯府門前，媒婆擦了擦汗，撥開前面的下人走到大門口，這一看便傻了眼。

只見侯府門前冷冷清清的，只象徵性的掛了兩條紅綢，連鞭炮也未準備，兩個門房守在大門口，壓根就沒見新郎官鎮北侯的影子。

「我說，侯爺呢？」

媒婆不甘心的往裡張望，被那門房一扒拉，「看什麼？等著！」

門房一臉不耐的進去了，只是半天不見有人出來，媒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在侯府門前來回的轉。

這鎮北侯不去迎親也就算了，怎麼連在門口迎一下都不肯，這新娘子進了門不是名不正言不順嗎？怎麼說也是當朝一品大員顧太傅的女兒，又聽說是千嬌百寵長大的，顧太傅竟然能忍下這口氣？

媒婆心裡也有氣，鎮北侯成個親這麼磨磨蹭蹭，一會誤了吉時，萬一再怪到她頭上來……想當初全帝都的媒婆都羨慕她接了個美差呢，如今倒好，唉。

今日這婚事出了什麼岔子，以後她帝都第一媒的名聲可就毀了，擋人財路如同殺人父母，這鎮北侯果然如傳言一般傲慢刻薄，怪不得沒有姑娘願意嫁他。

媒婆左等右等人就是不出來，她跺了跺腳，怕新娘子那邊著急，便走到花轎旁邊輕聲安撫，「新娘子不急，想必侯爺是叫什麼事絆住了，咱們再等等，好飯不怕晚……」

媒婆越說聲音越弱，這話傻子才信呢，擔心花轎裡這位太傅千金鬧起脾氣，她仍然滔滔不絕的說著吉祥話。

「嗯，不急。」

一道輕柔動聽的聲音讓媒婆忘了剛才臨時編的說詞，她歎了口氣，心想這姑娘脾

氣真好，可惜了。

正感慨著，侯府裡終於出來人了，媒婆喜形於色，剛要招呼，抬頭被那人冰冷的目光瞪了一下，頓時像掉進了冰窟窿一般。

侯府一前一後走出兩個人，前面那人身形頗長，寬肩窄腰，五官深刻，英氣逼人，穿著一身新郎服，可臉上不見分毫喜色，一雙劍眉擰起，看起來脾氣不佳，已經不耐煩到了極點。

媒婆被這一眼瞪得忘了嘴邊的話，還是男子身後那隨從提醒，她才反應過來。

「新娘子，侯爺出來了，咱們可以下花轎了。」

媒婆上前掀開轎簾把新娘子扶出來，其實本該還有別的步驟，但想起那令人膽寒的一眼，她只想快些把新娘子送進去拜堂，拿了賞錢趕緊離開。

也不知是不是她眼花了，總覺得新娘子比在顧府見到的時候瘦了好多，那嫁衣穿著特別顯大。

媒婆剛一接過新娘子的手，被冰得哆嗦一下，心想這新娘子手也太涼了。她還在犯嘀咕，下一瞬那手狠握了她一下，用力到指尖都泛著白。

媒婆想著緩和一下氣氛，就笑問道：「新娘子緊張啊？」

蓋頭動了一下，像是新娘子輕輕點了頭，媒婆拍拍她的手，扶著她走向侯府門前站著的男子。

上了臺階，媒婆想把新娘子交給周廷焱，豈料周廷焱冷哼一聲，臉色黑沉，轉身就進去了，媒婆站在原地尷尬了片刻，只得扶著新娘子跟進去。

到了拜堂的正廳，終於有了點人氣，喜堂佈置得不算隆重，但也沒有太失了規矩。感覺到媒婆放開她的手，蓋頭下，顧瀾努力平緩呼吸，周圍的腳步聲和說話聲讓她煩亂，索性閉了眼睛，在心裡默念佛經。

拜堂時，顧瀾看不見便沒有顧忌，十分聽話，讓跪就跪，讓拜就拜，只是中間似乎有過一段嘈雜聲，旁邊周廷焱身上冷氣嗖嗖的往外冒，她閉著眼，感受倒是沒有滿堂賓客深刻。

糊裡糊塗的拜了堂，鎮北侯甩袖便走了，媒婆盡職盡責的把她一路送進洞房，站在床邊又一串串說了許多吉利話。

顧瀾只聽著，過耳不過心，等到媒婆說完了，顧瀾朝旁邊伸手，丫鬟臘月把一錠銀子放進她手裡。她緩慢的在手心裡把那錠銀子摸了一遍，轉手塞到媒婆手裡，「謝妳吉言，有勞了。」

媒婆喜笑顏開準備接銀子，誰道那銀子就是遲遲沒有從顧瀾手裡落下來，她尋思著是新娘子太緊張，便自顧自雙手包住她的手，安慰道：「新娘子別緊張，您是個有福氣的人，往後一切都會好的。」

媒婆放下手，順帶把顧瀾手裡的銀子拿走了，笑嘻嘻的走出了洞房。

顧瀾手指動了動，又無力垂下，那一個銀錠子，似乎是十兩吧，虧了虧了。

新房裡靜得不像話，顧瀾晃晃頭上沉重的鳳冠，就聽身邊的人關切問道：「夫人，可是脖子酸了，我給您揉揉。」

顧瀾嗯了一聲，道：「奶娘，我肩膀也疼。」

奶娘尤氏趕緊過來給顧瀾揉脖子捏肩膀，只是她心不在焉的，一會兒重了一會輕了，顧瀾比先前還難受，於是叫她停下。

尤氏坐立難安，小聲問道：「等會兒侯爺來了，可怎麼辦？」

顧瀾有些好笑，這帝都裡關於鎮北侯周廷焱的傳言一大堆，奶娘對那些扒皮抽筋之類的血腥故事一直深信不疑，昨天更是給她講了一個晚上，沒什麼大用，除了助眠，讓她一覺睡到大天亮，也讓顧太傅和顧鸞差點以為她要反悔了，早上怒氣衝衝殺到她的院子裡。

「夫人，要不您跑吧？」此刻房裡只剩主僕倆，尤氏急得在房裡亂轉。

顧瀾盯著她的腳發了一陣呆，幽幽道：「妳歇會兒吧，咱們最後一錠銀子剛給那媒婆了，就算能逃出侯府，出去也得餓死。」

尤氏跺腳，「都什麼時候了還想著銀子呢，房裡也有值錢的東西，要不咱們拿兩件？」

顧瀾這一天都懶懶的，此時終於被逗笑了，「那更不能跑了，妳瞧這一屋子值錢的擺件，鎮北侯家大業大，腰纏萬貫，做了他的夫人一定不缺銀子花。」

尤氏急了，「哎呀，夫人，可您是個冒牌的呀，他萬一刀把您給殺了，叫我怎麼跟死去的夫人交代啊？」

顧瀾又笑了，道：「妳也說了萬一，他也不一定殺我。」

尤氏問：「您這是想到法子蒙混過去了？」

顧瀾偏頭看著燃燒的紅燭，微微出神，回答的聲音很飄忽，「大概吧。」

尤氏放心了些，終於不轉圈了，她不知道在顧瀾嘴裡大概吧、不確定都是一個意思，那就是她也不知道。

顧瀾扯了扯嘴角，昨日剛被告知要替顧鸞出嫁時，她那位父親大人就搜括走她的銀錢，把她看得緊緊的，想來已經不能容她，不嫁遲早是個死，嫁了還可能有一條生路，就是不知道周廷焱是個什麼樣的人？

顧瀾盯著自己圓潤瑩白的指尖又發起了呆。

前院，周廷焱冷冷看著向他敬酒的戶部侍郎，就是不去拿桌上的酒杯。

談侍郎硬著頭皮站在他面前，端酒的手都酸了，他多喝了幾杯就有些管不住嘴，誰不知道鎮北侯周廷焱與顧太傅是死對頭，如今的皇帝是周廷焱的親外甥，他本該壓顧太傅一頭，誰知小皇帝聽了首輔杜懷先的話，竟下旨賜婚讓周廷焱做了顧太傅的女婿，生生矮了一輩。

周廷焱本就厭惡這門親事，談侍郎喝多了剛才還與同僚在酒桌上戲言，說下次再見，鎮北侯就得管顧太傅叫爹了。

壞就壞在周廷焱恰好路過，全聽見了。

談侍郎哆哆嗦嗦半天，胳膊抖得酒都灑出去了，就剩一個空酒杯，周廷焱像是才反應過來，懶懶的抬眸，舉起酒杯，漫不經心道：「這杯該敬顧太傅。」說著將那酒杯裡的酒盡數傾倒在地上。

滿堂鴉雀無聲，談侍郎的鞋面被酒打濕了，一聲也不敢吭，待周廷焱放下酒杯後趕忙逃得遠遠的。

散席後，賓客從前門離開，談侍郎走得極快，像是背後有鬼在追，第一個往大門口衝，走到門口剛呼出一口氣，心想得救了。

就在這時，頭頂上一只紅燈籠不知怎麼竟直直砸下來，談侍郎只覺背後一痛，緊接著就是火燒一樣燙，他一回頭差點嚇暈了，燈籠裡的火星星子把他身上的官服燒了。

談侍郎反應還算快，就地一滾，摔下了臺階，眾人走近就看他官服的背後燒出一個大洞，談侍郎忍著疼連滾帶爬的上了自家馬車，又命令車夫趕緊走，飛速跑遠的馬車消失在一眾賓客面前。

這時從身後傳來一聲冷笑，所有人齊齊回頭，周順向周廷焱道出來龍去脈，眾人只聽周廷焱涼涼說道：「沒死啊，真是萬幸。」

說著萬幸，可那聲音聽不出一點慶幸，語氣裡透著一股失望，所有人集體一哆嗦，暗道這鎮北侯府不可久留，於是紛紛告辭，跑得一個比一個快。

周廷焱輕嗤，抬頭看了眼天色，問道：「什麼時辰了？」

周順回道：「要二更天了，侯爺。」

周廷焱笑了笑，「二更啊，該洞房了，去看看她睡沒睡，睡了就……」

睡了就算了？周順揣摩著主子的意思。

卻不想周廷焱笑意獰獰道：「睡了就一脚把她踹出去。」

周順莫名覺得身上的衣服好似不那麼保暖了，涼颼颼的。

婚床上，顧瀾睡得東倒西歪，奶娘尤氏不知道第幾次去剪燭芯，路過時猶豫了好久，最終還是讓理智戰勝了憐愛之心，上去一把拽起顧瀾晃了晃，「夫人，醒醒。」顧瀾小貓似的揮了兩下爪子，沒揮開，終於還是被奶娘搖醒了，「我暈吶。」

她撒著嬌，奶聲奶氣的讓尤氏又有點心軟，畢竟是從小帶大的姑娘，又知她吃藥傷了身，從小體弱本就嗜睡，尤氏使勁晃了晃腦袋才狠下心把人拉起來，「不能再睡了，侯爺真該過來了。」

顧瀾半瞇著眼睛，眸中還氤氳著水氣，她發出小奶貓一樣的哼聲，嘴裡說：「我醒著呢，真的。」

尤氏一臉恨鐵不成鋼，輕輕拍她的臉，「看您睡成這樣，嫁衣都皺了，萬一侯爺來了，見您這般該要發怒。」

顧瀾毫不在意的笑笑，想去桌上倒杯茶喝，卻在拿起杯子時不經意抬頭看到房門上一塊突兀的陰影，像是什麼人躲在一邊露出了一片衣角。

她神色微變，但轉瞬就冷靜下來，微微仰頭將杯裡的水喝盡，然後裝作毫無所覺的樣子轉身又回到床邊坐下。

尤氏再看，顧瀾此刻臉上揚著甜蜜羞澀的笑，水嫩光滑的雙頰透出一抹粉紅，眼睛裡像點亮了星星點點的光輝。

「夫人……」

尤氏剛要開口，顧瀾已經面帶嬌羞擺弄起了自己的手指，「奶娘，我方才睡著時作了個夢。」

尤氏一臉懵然，順著她的話問道：「什麼夢啊？」

顧瀾雙手絞著嫁衣的下襮，語氣帶有幾分惶恐、幾分期待，聲音壓得很低，像從嗓子眼裡擠出來的，「我、我好像夢到侯爺了。」

尤氏震驚得張大嘴，許久忘了合上。

此時，門邊的人聽到這裡挑了挑修長好看的眉毛，周順張了張嘴，想問問他家侯爺是否要開門進去，周廷焱就像背後長了眼睛一般，對他微微一晃手指，周順默默閉了嘴，陪他聽起了新夫人的牆角。

房間裡，尤氏終於找回了自己聲音，「夫人，可您也沒見過侯爺啊？」她不明所以，發自內心的疑惑了。

顧瀾臉上又顯出緋色，帶著羞意道：「是沒見過，我在夢裡看見的就是一張朦朧的臉，但我覺得侯爺長得真是英武俊逸，站在那裡讓入一眼就被他的氣勢所懾，挪不動步子也睜不開眼睛。」

尤氏聽了她的話臉上很是茫然，不過片刻她也察覺到顧瀾的異樣，分明剛才還隨意憊懶，怎麼轉瞬竟真的像一個新嫁娘了？這時，她看顧瀾朝她看了一眼，手指點了點門口，尤氏立刻明白了顧瀾的意思——門外有人。

尤氏決定配合自家姑娘，可想了半天搜腸刮肚，腦子裡竟然只有昨天打探到的關於鎮北侯的那些凶惡傳言。

幸好顧瀾也沒指望她，又換了個話題，「奶娘，我聽說侯爺十幾歲就上了戰場，那之後無往不勝，用了幾年時間就把親族趕回了西北大芒山外，從此我們大齊再不用受外族侵擾，百姓安居樂業，都感念侯爺的功德呢。」

這話說的很漂亮，更難得的是語氣十分真誠，尤其是說話之人滿臉崇敬，又有一絲緊張忐忑。

「奶娘，侯爺是不是快要過來了？您快幫我看看，方才我心慌就想歇一歇，誰知怎地就睡著了，還夢見了……」

顧瀾似乎不好意思說下去，喚來尤氏給她整理鳳冠，兩人悄悄對視一眼，一起鬆了口氣。

門外，周廷焱的神色辨不出喜怒，只有那雙幽深的眼裡顯出幾分狐疑，他看了猶在偷聽的周順一眼，不滿的哼了聲，周順頓時把貼在門邊的耳朵收回來，不敢再聽。

周廷焱不知在想什麼，眼中明暗交雜，良久問道：「這個顧鸞，今年多大？」

周順想了想，「似乎是十七。」他也不敢確定，只不過聽老夫人提過一句。

周廷焱聽著屋裡那甜膩幼稚的聲音，總覺得不像，顧鸞他也在宮宴上見過兩次，那張臉和聲音跟顧遙之一樣惹人厭惡，可裡面這個，他竟然覺得聲音很令人舒服。周廷焱雙手攏在身後，對周順說：「在這等著。」

周順應了一聲，覺得主子要像來時說的那樣把夫人從雪園趕出去，一時間還有點

可憐這位新夫人。

周廷焱直接推門就進去了，也不管裡面兩人是如何的慌亂，他走到床邊，只看見一個飄起一角的紅蓋頭慌忙落下，和蓋頭下女子那一閃而過微尖的下顎。

周廷焱像審視一樣盯了她半天，看著面前的女子頭越來越低，兩隻手無處安放的捏著袖襪。

他終於出聲，冷得像刀子，「顧氏，從今以後妳安分待著，我周廷焱不屑為難女子，但妳也休想借侯爺夫人的身分與我要花招。」

她方才說的話，周廷焱一個字也不信，怪只怪她是顧氏女，顧遙之的女兒。

面前的身影瑟縮了一陣，周廷焱也無意再嚇唬她，上前一步揭了那蓋頭，看也不看轉身就往外走。

「夫、夫君。」

一道發顫的聲音讓周廷焱身形微微一頓，他覺得有一股直通胸口的酥麻感縈繞不退，他眸子一瞇，頗為憤怒，「顧鸞，妳，懂不懂何為矜持？」

他回頭就是一句責問，而這時女子已經靠近兩步，正不知所措的盯著自己的腳尖，低頭時細膩白淨的脖子露出來，纖細脆弱，像夏天真的幼獸，絲毫不知危險將至。

周廷焱莫名覺得憋悶，明明已是深秋，怎麼還熱得惱人，他看了女子一眼，沒說什麼，目光裡有他自己都沒察覺的深沉。

顧瀾低著頭，在男人看不見的地方微微勾了勾嘴角，她突然覺得，這位鎮北侯甚是有趣。於是又用她那一激動就朦朧含淚、天真怯懦的眸子抬頭看了男人一眼，在明確看到周廷焱耳根後那一抹紅色時，她福至心靈——

他該不會從未應對過如此場面吧，世人都傳鎮北侯不好女色，許是個斷袖，看來是假的。

被那雙水眸看得想逃，這對周廷焱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自從他十六歲上戰場，用了六年徹底擊退羯族，後來又一步一步在朝廷立足掌控權勢，至今從未生過退意，一個小小女子，她有這般能耐？

周廷焱心裡的波濤翻湧顧瀾可猜不到，她又靠近男人一步，神情很是惶恐，「夫君別生氣了，妾身只是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周廷焱心中的惱怒無處發洩，皺眉沉聲道：「說。」

女子鼓起勇氣抬頭看著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妾身名為顧瀾。」

周廷焱才將方才胸中那陣異常壓下，就聽女子說了這麼一句，他心中詫異她這突然報上名字的舉動難道有什麼深意——他難道不知自己娶得是誰？

可周廷焱隨後又有些懷疑，面前這女子抹上濃妝，好似與當年看見時有幾分相像，可她的聲音卻完全不同。

他不著痕跡問道：「顧什麼？把舌頭捋直了再說一次。」

想起顧鸞，周廷焱腦中閃過一些令人厭惡的畫面，聲音本能的帶上一絲嘲弄。

顧瀾眸光明澈，假裝自己聽不出他的厭惡，細聲細氣重複道：「妾身名顧瀾，波瀾的瀾。」

她說完蹙了蹙眉，自己也陷入一種無法言說的情緒裡，幸而這時周廷焱的注意力已經不在她臉上。

從小這名字是橫在她心裡的一個結，偏偏是她最愛的娘親取的。顧鸞，有鳳凰之意，可見顧太傅對這個女兒的寵愛和期許，兩個名字念起來甚至容易混淆不清，可卻天差地別。

顧瀾小時候也曾追問過娘親自己的名字有何寓意，可那時娘親目光蒼涼，只摸著她的臉，聲音空洞又無力，悔恨的情緒強烈無比。

她說：「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

顧瀾少有的情緒外漏只一瞬就收斂了，她一臉忐忑的看向周廷焱，發現他眸色黑沉，眼裡片刻間凝聚了狂風驟雨，她心中如明鏡，臉上卻十分驚恐。

果然，下一刻周廷焱目光陰森，發出一聲冷笑，「顧遙之這個老東西竟敢耍我，看來上次的教訓不夠痛。」

顧瀾這次真心實意的打了個哆嗦，她記得在皇上賜婚前，顧太傅有一次神色狼狽的回到家中，那次連顧鸞都觸了楣頭被他罰了，自己無辜遭殃在祠堂裡跪了一宿，她想起曾受過的苦，再次抖了抖。

周廷焱畢竟身在朝堂已久，怒氣只在臉上顯露了一瞬便找不到痕跡了，他重新看向顧瀾，忽然覺得這張臉順眼一些，雖說都姓顧，但周廷焱想著，念在她聲音舒服眼神也乾淨又會說漂亮話的分上，明日就不給顧府送一具屍體過去了。

「說吧，妳如何與本侯解釋？」周廷焱一改之前被她撩撥的混亂，氣定神閒的坐下，想看這女子準備如何脫身，全鬚全尾的回到顧府。

顧瀾見此心念一動，微微抬起頭看向他，又像是不敢目光相對，便瞄著周廷焱的下巴，睫毛輕輕顫動，一張嘴聲音弱得聽不清。

「我、我想……」她咬唇一臉難為情。

周廷焱不耐，「快說。」他在這小院裡已經耽誤夠久了，還是因為一個女子，嘖。顧瀾看他不耐煩便豁出去，抬起頭一臉視死如歸，「我仰慕侯爺，我、我能不能留下？」

周廷焱只覺腦子裡頓時一陣嗡嗡的響，好半天他摸到手邊的一盞茶，心神恍惚的把茶杯朝門口摔去，守在門邊聽的周順嚇得一個激靈跳了老遠。

周廷焱站起身，盯著顧瀾許久，留下一句「不知所謂」，而後就滿臉怒容往外走，盛怒之下，他也無心研究這怒意裡是不是參雜了別的什麼。

第二章 敬茶揭身分

顧瀾看著他的背影若有所思，半晌，退後一步坐在床上，心情頗佳的彎彎嘴角。周廷焱怒氣衝衝的從新房裡出來，周順跟在他身後，儘量縮小自己的存在感，大氣不敢出一聲，可誰知道前面的人走著走著竟會突然停下，神情陰鬱道——

「好妳個顧氏，敢戲耍本侯。」

周順剛才在門口也沒聽太清楚，但那句「仰慕侯爺」他可是聽見了，便道：「侯爺息怒，屬下這就讓人把她送走。」周順面色平靜，畢竟從前碰到這種事都是如此處置的。

「送走？」周廷焱無甚情緒開口，眼神卻極冷。

周順只當他是有所吩咐，道：「遵命，屬下……」

誰料下一刻，周廷焱回頭便給了他一腳，看著比剛才更生氣了。

「送去哪？顧府？」

周順默默揉著小腿，不敢吭聲，一抬頭就看見周廷焱神色不明的盯著新房中跳動的燭光看，一會兒皺眉，一會兒微微抿著唇，神情時而煩躁，時而氣惱。

周順愣了，他還從沒在侯爺臉上看到過這麼豐富的表情，要知道當初在戰場上受再重的傷，他們家侯爺眉頭都不皺一下，這可真是奇了，這侯爺夫人能有這麼大的能耐啊，把侯爺氣成這樣？他由衷感到佩服。

周廷焱回過神發現周順一臉傻樣的看著他，怒道：「還愣著？給爺照路。」

周順提著燈，茫然問道：「那還送嗎？」

周廷焱看也不看又踹了他一腳，口中說道：「送什麼送？讓她老實待著。」

周順一瘸一拐的跟著，剛鬆了一口氣，就聽周廷焱不滿的道，「院子裡連個下人都沒有，真是丟本侯的臉。」

周順連忙應聲，「屬下明日就挑幾個給夫人送過來。」

周廷焱冷哼一聲，沉了半天的臉色終於有所緩和。

兩人走遠後，丫鬟彩珠飛快的跑進去報信，「夫人，侯爺走了。」

尤氏看她跑得滿頭是汗，就給了她一杯茶，彩珠咕嚕咕嚕幾口喝完，笑得眼睛瞇起來，「謝謝娘。」

尤氏無奈，這丫頭還笑得出來，不知剛才多驚險呢。她回頭看著靠在床頭睏得打盹的顧瀾，走過去心疼道：「夫人，咱們換了衣裳再睡。」

顧瀾迷迷糊糊應了一聲，覺得頭上一輕，是尤氏在給她摘下鳳冠。

尤氏一邊忙活一邊說：「您剛才嚇死我了，怎麼能直接說您是誰呢，萬一侯爺震怒之下拿您撒氣怎麼辦？」

顧瀾笑得有些虛弱，從周廷焱進來時說的那一句話，她就知道他不是那樣的人，但表明身分還是有幾分賭一把的意思，以周廷焱的勢力，偽裝顧鸞沒兩日就會被發現，那時死得才慘呢。

「奶娘，我這是在自救。」說到底那是周廷焱與顧太傅的恩怨，與她有什麼相關，而且看周廷焱的神情，他似乎很討厭顧鸞。

無論如何，她顧瀾這個人與周廷焱毫無恩怨，更不可能對他有什麼威脅，他今日不處置她，就代表默許了她侯爺夫人的身分。

尤氏又問：「那夫人怎麼不跟侯爺解釋您是被逼無奈才替大姑娘出嫁的？」

顧瀾笑了笑，「我說一百句，都不如侯爺自己派人查出來的真相。」她想，明日一早，顧瀾這個人短短十五年的生平必定會完整的出現在周廷焱面前。

臘月端著水盆進來，尤氏去拿帕子給顧瀾擦臉，然後又給她脫下沉重繁瑣的嫁衣，更衣時一摸顧瀾後背，尤氏大驚，「怎麼流了這麼多汗？」

顧瀾虛弱擺手，道：「嚇的。」她本來就虛弱，要應對周廷焱不能有一絲放鬆，一個弄不好就是身首異處。

誰都不知道，剛才她看起來遊刃有餘，其實面對周廷焱時心裡是真的沒底。

第二日，晨光熹微，書房裡，周廷焱平靜的表情下暗藏洶湧。

如顧瀾想的一樣，周廷焱連夜派人查到了她的身分，他面前的案桌上擺著一張紙，紙上完整的記下了顧遙之是用何手段威逼顧瀾替嫁的。

一旁的周順站著回話，「侯爺，這顧瀾也算是嫡女，只不過她是繼室所出。」

周廷焱抬眸，示意他說下去，周順接著說道：「顧遙之的原配妻子是洛王的嫡女雲曦郡主，兩人成婚不到兩年，郡主生下一雙兒女就去世了，半年後，顧瀾的母親宋氏就進了門，聽說顧遙之對原配妻子情深，不喜這位繼夫人，因此對她所出的二姑娘顧瀾也多有苛待。」

周廷焱在他說完後冷笑了一聲——既然情深，何故在妻子屍骨未寒時續弦？姓顧的老狐狸還是那麼虛偽。

周順看著他的臉色，謹慎道：「這位宋氏在顧瀾十歲那年就因病去世，顧瀾從小體弱多病，曾被一位姓張的大夫斷言活不過十六歲。」

書房裡一片寂靜，周順提心吊膽的看著周廷焱，只見他的臉上由震驚到憤怒，還有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那雙傲然凌厲的鳳目裡透著一股森寒。

快死了嗎？所以趁著她死前再狠狠利用一次？還是怕她死得太慢，送過來讓本侯替你做刀。

周順不敢出聲，憋了太久有些喘不上氣。

這時，周廷焱身上的氣勢終於收斂了些，說道：「你下去吧。」

周順剛要走，到門口時又折返回來，「侯爺，老夫人那邊……」

周廷焱不耐，「再說吧。」

周順心想，他們家侯爺畏懼老夫人催婚，成日裡躲著，他們這雪園與侯府就一牆之隔，可侯爺整日以公事繁忙推托，已經很久沒去請安了，告知老夫人的這趟苦差事難保不落在他頭上。

周順心中歎氣，可巧這時有個下人進來稟報，「侯爺，老夫人那邊來請，夫人已經過去了，她問您什麼時候過去。」

周廷焱皺了皺眉，順手把案桌上的紙捏成了團。

嫁入侯府的第一日，顧瀾依舊慣於賴床，清晨時被兩個丫鬟從床上半拖半抱著送到浴房，沐浴過後，顧瀾軟軟的靠在尤氏身上，任她給自己梳妝打扮。

彩珠從院子裡進來，說侯府老夫人請她過去，顧瀾懶懶地打了個哈欠，問：「來的是什麼人？」

「是一個老嫗嫗，好像是老夫人身邊的。」

顧瀾想了想，吩咐彩珠，「妳快些跑，去書房告訴侯爺一聲。」

彩珠聽話的跑出去了。

顧瀾梳洗打扮後坐在羅漢床上等著，沒過多久，臘月領著一個老嫗嫗進來給她行

禮。

「見過夫人。」

「嬪嬪快請起，不知怎麼稱呼？」顧瀾讓臘月扶起她，客氣的問。

「老奴姓葛，您叫我一聲葛嬪嬪就是。」

顧瀾面上帶笑，不經意的打量著她，見她連說話的間隙都要偷偷看一眼床鋪，便有些猜到了她的來意，「侯爺事忙，昨夜沒歇在我這兒。」

她無意隱瞞，畢竟這些事葛嬪嬪出去一打聽就知道了。

聽她這樣說，葛嬪嬪臉上有一絲掩飾不住的失望，勉強笑了笑，說道：「老夫人那邊還等著，您若是收拾好了，就與老奴一同過去吧。」

顧瀾當然答應，便帶著臘月與葛嬪嬪一同到了隔壁侯府。

從中間相通的小道走過去時，顧瀾心想，周廷焱這個鎮北侯為何不住在侯府，而是單獨建了一個園子住？雖然比起侯府，雪園確實很漂亮。她在心裡默默感歎，這位鎮北侯果然財大氣粗。

她們隨著葛嬪嬪到了老夫人住的院子，葛嬪嬪上前與一個丫鬟耳語兩句，那丫鬟看了顧瀾一眼，進去通報，不一會兒，老夫人身邊的大丫鬟秋容出來請她們進去。顧瀾進來時朝廳裡看了一眼便微微低下頭，走到老夫人面前行禮。

侯府的老夫人賀氏端坐在上頭，不太熱絡道：「起來吧。」

丫鬟秋容端來一個茶盤，顧瀾接過，上前躬身請老夫人喝茶。

老夫人端起茶輕抿了一口便放下，秋容手裡捧著一個木匣交給臘月，顧瀾看了一眼，裡面是一副昂貴的紅寶石頭面，她低頭謝過老夫人，嘴角大幅度的彎了彎。老夫人開口給她介紹，指著坐在廳裡三個婦人打扮的女子，說：「這是妳三位嫂嫂，妳們互相見個禮吧。」

顧瀾聽老夫人的話一一見禮，大嫂對她笑了，也給了一副玉鐲；二嫂給了一對碧玉簪子，只是一直盯著顧瀾的臉看，好似十分驚訝；三嫂則給了一副金鑲玉的耳環，神色漠然。

顧瀾知道她們這般客氣疏離，定然是因為兩家的恩怨，任誰來看，這樁婚事也不能長久，她面上不顯，心裡卻樂開了花，這些東西若是賣了值不少銀子吧。

老夫人讓她坐，她應了，正好坐在那位二嫂對面，就看到對面的女子眼睛越睜越大，忽然一拍自己的大腿，說道——

「妳不是顧鸞！」

一句話如同驚雷，把其他人都驚得說不出話來。

顧瀾索性大方承認，「對，不是，我是顧家的二姑娘，顧瀾。」

老夫人震驚得站起身，指著她，「妳、妳……侯爺知道嗎？」她許久才找回些神智。

不等顧瀾回答，周廷焱便步履匆匆走進來，一見幾人的臉色，知道是顧瀾暴露了，他擰眉看著她，目光嚴厲。

「侯爺！」顧瀾起身，對他眨眨眼，一張俏麗柔婉的臉上滿是無辜。

她水潤晶瑩的眸子望過來，周廷焱氣息微滯，看什麼？成何體統！

顧瀾會意，轉過頭，卻不時用餘光瞄著他。

女子纖長的睫毛輕輕眨動，有那麼一瞬，周廷焱覺得自己的胸口被一隻柔軟的小爪子撓了一下，他逃避一般的去看一臉震怒的老夫人。

顧瀾嘴邊的笑容更加明顯。

老夫人此刻的注意力全放在這門糟心的親事上，絲毫沒有注意到周廷焱進來時與顧瀾的「眉來眼去」，她沉下臉色，手下一拍，震得桌上的茶盞都晃了晃。

「你早就知道了？」老夫人指著周廷焱問道。

周廷焱面對母親的憤怒皺了皺眉，點頭道：「昨夜剛剛聽聞。」

老夫人頓時氣不打一處來，「你昨夜就知道為何不派人來與我說，如今……」如今這位顧家二姑娘在侯府過了一夜，無論如何都說不清楚了，老夫人再次狠瞪了一眼兒子。

「荒唐，簡直荒唐至極！顧家也是，既然接受了聖上賜婚怎麼能當成兒戲！」

周廷焱顯然習慣了這樣的場面，站在那接受老夫人的監視同時而不改色欣賞起廳中放置的花瓶擺件，視線不經意的一瞥，就看見了一旁低著頭聽老夫人訓斥，雙手垂在身前，雙肩微微抖動的女子。

周廷焱忽然覺得這一幕有些刺眼，他輕咳一聲打斷老夫人的話，說道：「同為顧氏女，娶誰沒有分別。」

顧瀾正睜得不行，聽到這話也驚訝了，偷偷看著周廷焱。

周廷焱忽然發話，老夫人還沒反應過來，方才指出顧瀾身分的周二夫人倒是先開了口，「話不能這麼說，母親和小叔恐怕還不知道吧？顧家的大姑娘顧鸞那是真正的出身高貴，生母乃是洛王府的雲曦郡主，至於這位二姑娘，聽也沒聽說過，怕是顧府的庶女吧。」

被周二夫人一指出來，所有人都看向顧瀾，心想顧家若是拿一個庶女來糊弄，以兩家的恩怨也是有可能的，因而看顧瀾的眼神都有幾分懷疑。

顧瀾一直低頭觀察著周廷焱，此時被丫鬟臘月輕輕扯了一下衣袖，方才迷茫得抬起頭來，一雙秋水般的眸子氤氳著霧氣，看起來是被眾人逼問，嚇得要哭了。

老夫人看她這可憐的樣子竟罕見的心軟了那麼一瞬。

周大夫人開口說和：「母親，瞧這孩子年紀也不大，有什麼咱們坐下來慢慢說。」

周二夫人冷哼，「大嫂一向是個和善人，可顧家這次把庶女嫁過來擺明了欺負人，咱們小叔那是什麼身分，別說配個世家貴女，就算配個皇親國戚也不為過。」

她一時口快，當看見老夫人臉上越來越凝重的表情時才察覺自己失言了，老夫人著急周廷焱的婚事，把京中年紀合適的姑娘相了個遍，最後對方不是被周廷焱殺人魔王的傳言嚇退，就是畏懼於他刻薄嘴毒、傲慢無常，因此，還真不一定有身分貴重的姑娘願意嫁進來。

周二夫人一席話讓老夫人不太開心，她也知道若不是這次首輔杜懷先牽了這個頭，皇帝又耳根子軟，否則是不會為兩家賜婚的，因為老侯爺在世時那點恩怨，她也不滿意顧家的姑娘，可顧家不能幹出這種用庶女替嫁的缺德事啊！

周大夫人被周二夫人說得臉色也不好，這時一直冷眼旁觀的周三夫人出言諷刺，

「二嫂這張嘴可真了不得，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這侯府裡做主的人呢。」

「妳說什麼？」

「妳有小心思還不讓人說，誰不知道你有個表妹……」

侯府的幾位夫人先爭吵了起來，老夫人被鬧得越發臉色難看，顧瀾睜著一雙天真靈動的大眼，一眨眼眸中的晶瑩水氣又溢出一些，匯成了一滴淚從臉龐落下。

周廷焱本就不耐煩，這下真的動了肝火，喝道：「閉嘴。」

吵鬧聲霎時一靜，幾個人都抖了抖，不敢看周廷焱黑沉的臉，他的視線在幾個人身上轉了一圈，嘲弄道：「是本侯娶妻還是妳們娶妻？」

沒有人回答，只有老夫人歎了口氣問道：「那你说這事如何解決？」

周廷焱看了安靜落淚的女子一眼，面色不豫，「既然拜了堂，那她就是我周廷焱明媒正娶的鎮北侯夫人，此事無須再議。」

聽了這話幾位夫人臉色各異，只有老夫人還算鎮定，道：「也罷，你自己決定就是。」

一場鬧劇終於結束，周廷焱轉身離開，走到門口時發覺那小女子還沒跟上來，暗罵一句，真是呆得很。

他不悅回頭，示意顧瀾，「妳還不走？」

顧瀾眨了眨困頓的眼，不受控制的眸中蓄淚，落在周廷焱眼裡又成了一句，懦弱可欺。

「侯爺。」顧瀾笑得瞇起雙眼，只換來周廷焱一個冷漠的輕哼。

男人大步流星，她只得歉意的回頭看看老夫人幾個，然後小步跟上。

周廷焱離開後不久，他幾位嫂子各自回去，老夫人叫來去請顧瀾的那位葛嬪嬪，問道：「依妳看，這位顧二姑娘是個什麼樣的人？」

葛嬪嬪是宮中女官出身，曾在老夫人長女端靜太后入宮時教導過禮儀規矩，後來又在長女身邊伺候多年，因而老夫人很是信任她。

葛嬪嬪笑著回話，「依老奴看，這個小姑娘可是個伶俐又通透的人。」

「哦？」老夫人不解。

葛嬪嬪便道：「您可曾看見咱們侯爺維護過別的女子？」

老夫人一聽，本來亂糟糟的心緒為之一振。

秋容這時突然開口，「老夫人，方才二夫人說的不知是不是真的？」

聽她提起周二夫人，老夫人的笑意收斂了些，道：「真假都不重要，若是焱哥兒喜歡，什麼都不是問題。」

秋容訕訕閉了嘴，就聽老夫人又說道：「往後她們再鬧，就都攆出去分家，這侯府還輪不到她們說話，一個個小心思都快藏不住了，看焱哥兒遲遲不成婚沒有子嗣，心都大了。」

老侯爺有四個兒子，前三個都不是老夫人生的，她年逾三十才得了周廷焱這個嫡子，容不得任何人把主意打到他身上。那年周廷焱上戰場的時候她整日提心吊膽，後來他回來了，二十多歲卻不願娶親，這一晃都快三十了，老夫人心急如焚，愁得飯都吃不下。

「希望這次能成啊……」

另一頭，從侯府通往雪園的小路上，周廷焱大步走在前頭，邊走邊聽到身後那細微的脚步聲好像漸漸沒了，他眉心微擰，回頭看去，顧瀾正仰頭盯著路邊的一棵冬棗樹。

周廷焱問：「在看什麼？」

顧瀾嚥了嚥口水，勉強把到了嘴邊那句「想吃」收回去，「侯爺，咱們雪園裡也有這種棗樹嗎？」

周廷焱不解其意，回答道：「沒有，本侯不喜。」

真是可惜啊！

「妳說什麼？」

顧瀾抿嘴，她一不小心把心裡話說出來了，幸虧離得遠周廷焱沒聽清，「那侯爺喜歡什麼，能不能告訴妾身？」

周廷焱看著她，心頭有些疑惑，一個快要死了的人，真能活得這般天真幼稚嗎？至於喜歡什麼？周廷焱細細回想，從小到大他從沒有特別喜歡過什麼，除了特別討厭的，其餘都是無可無不可，本就沒什麼執念。

「問這些做什麼，快走。」他還有事要處理，且今日還要進宮去看一眼那頑皮的外甥。

顧瀾默默跟上，只是前方那人走得太快了，他們之間的距離還是一點一點拉長。周廷焱似乎意識到什麼，有意放慢了腳步，可這般走了許久，身後那個笨小孩還沒跟上來，他煩躁得停下步子，索性不走了。

就在周廷焱耐心告罄時，一隻小手伸到他面前，手心裡還捧著幾顆新鮮的冬棗，各個飽滿裡透著紅，周廷焱側過臉，青見一張帶笑的臉。

「侯爺，這個最甜，給你。」顧瀾擦起手心裡一顆最大的棗子，試探一般送到周廷焱嘴邊。

周廷焱不知道自己怎麼了一鬼使神差的還真想去嘗一嘗女子手指間的那顆紅棗……他迅速反應過來，目光微沉，抬手揮開了她的手，在觸及她手上一道被樹枝劃出的紅痕時，怔了怔「想吃讓下人去摘，記住自己的身分。」

顧瀾不知他為何變臉這麼快，且這一次比先前走得還要快，從小路到了雪園時，周廷焱的影子都沒了，她只好回頭問臘月，「妳記得路吧？」

臘月滿臉茫然，就在兩人原地愁眉不展的時候，周順帶著幾個下人走過來，向顧瀾問好。

「夫人，這幾個是屬下按照侯爺吩咐給您挑的下人，以後就在您院子裡伺候了。」

顧瀾點點頭表示很滿意，有周順帶路，自然不怕回不去。

周順低聲對其中一個下人囑咐兩句，下人便朝侯府那邊跑過去，顧瀾沒有問原因，想是去那邊傳什麼話。

她們回到自己的院子裡，顧瀾手裡的棗子給尤氏和彩珠分了，自己坐在羅漢床上揉腿，邊揉邊道：「這裡離侯府真遠，以後我去請安要走這麼遠的路，唉。」

尤氏過來給她捏腿，說道：「夫人，這一關總算是過了，方才聽臘月說的，嚇死

我了。」

顧瀾微微一笑，「奶娘妳沒看出來，這侯府裡每個人身上都有一股鮮活氣，妳可知為什麼？」

尤氏不解的搖搖頭，顧瀾想起今日幾位夫人爭吵的場面，歎道：「做他的家人好過做顧家人百倍。」

兩人正說著話，只見方才被周順派去做事的那個下人回來了，用布裝著一兜棗子，拿來給顧瀾看，「夫人，最大最紅的都給您摘來了。侯爺說，少吃，上火。」下人邀功一般將那兜紅棗捧給顧瀾看，尤氏在一旁驚訝得張大了嘴，顧瀾好看的細眉微微一挑，她甚至能想像出周廷焱說這句話時臉上的表情，這個鎮北侯，未免也太彆扭。

第三章 家中有人等

周廷焱讓下人傳完那句話就有些煩躁，他盯著案桌上被墨蹟染壞了的紙，一雙劍眉皺得老高，把紙張揉成團扔在一旁，頗有些氣急敗壞。

周順在一旁安靜磨墨，小心伺候著，就怕一不小心惹了渾身不對勁的主子，在收拾了一堆廢紙之後，那人終於撂下了筆，臉色更加臭，瞥了他一眼，「出去，在這站什麼樁？」

忽然被遷怒的周順茫然得看著自己的手，敢情在這磨了半天墨，還是被嫌棄了，他應了一聲往書房門口走，主子又叫他站住，說：「可有人來過？」

「沒有。」周順回答得毫無遲疑，周廷焱的書房乃是重地，平常下人都不敢往這邊靠，需要站得遠遠的等著傳喚。

周順回完話心裡就有那麼點明白了：主子不高興，那種期待落空的彆扭感，他仔細回想，瞬間恍然大悟，「主子，您讓人送去那些冬棗，夫人很高興，說晚上讓廚下煲湯等您一塊用。」

他說完就看見周廷焱淡淡瞟了他一眼，眉間稍微舒展，但矜持道：「再說吧。」

周順還沒研究完這是去還是不去，外頭就有下人來通傳，說是從通州府來了一封密信，他立時出門從送信的人手裡接過一封信和密匣，又讓書房外伺候的陳福領著人去拿賞錢。

周順回來將一個鎖住的密匣放在周廷焱面前的案桌上，又把信拆封展開遞給他，最後從信封中倒出一把鑰匙。

周廷焱看完那封信，這些天胸中積攢的鬱氣終於一掃而空，吩咐周順打開密匣，從裡面取出一個厚厚的帳本，從頭翻到尾，嘴角浮現一抹冷笑，「聞御史最近怎麼樣？」

「好著呢，家裡欠的債都還上了，夫人還生了個大胖小子。」

周廷焱微一挑眉，道：「把這帳本給他，讓他隨意上奏，不必顧忌。」

他眼裡閃爍的冷光讓周順打了個寒噤，把那帳本收進密匣便找到書房附近隱藏起來的暗衛，耳語幾句讓他把東西悄悄送到聞家。

午時，周廷焱讓人在偏廳擺了飯，吃完就吩咐周順備馬車，看那神情頗有一種山雨欲來的架勢，周順讓下人把馬車趕到大門口，心裡替宮裡的小皇帝默哀了兩聲。

周廷焱出府是慣常的大場面，護衛齊齊出動，十幾個人前面開路，後面跟隨，帝都那條長安大街上，百姓們每次看見必定伸著脖子看，就想知道這傳言中煞神一樣的人物究竟長什麼樣。

在一路圍觀中，馬車到了宮門口，周廷焱下車，一身黑色暗金雲紋錦袍在陽光下盡顯尊貴，氣勢懾人，再配上那張堪稱完美的冷淡俊臉，宮門口的守衛連個盤問樣子都不做，躬身把人請了進去。誰都知道，周廷焱手裡有一塊先帝御賜金牌，宮門隨便進，皇帝隨便撫。

大齊的皇室姓楚，小皇帝楚鈺登基三載，還沒過十五歲生辰，正是最叛逆淘氣的年紀，又因為三歲喪母從小被先帝放到外祖家養，周老夫人一心疼愛外孫，寵溺過了頭，便給養得嬌慣了，幼時翹課貪玩，長大了文不成武不就。

嫡子長到九歲時，先帝覺得不能再放任下去，正好周廷焱從北疆回來，因為戰功卓著承襲了爵位，這位年紀能當他兒子的小舅子先帝心裡十分喜愛，不因別的，他愛才。

周廷焱自小聰敏過人，讀書習武，兵法謀略樣樣精通，年僅十六歲就敢帶著幾千騎兵偷襲羯族大營，最後還成功了，把不可一世的兵馬大元帥胡勒斬於馬下。自從有了他，沒幾年大齊的邊境就太平了。先帝把不成器的兒子交給他來管著，駕崩前還給了一塊金牌，說是楚鈺敢不聽話，那就揍得他屁股開花。

小皇帝楚鈺因此分成了兩副面孔，見別人是張牙舞爪的老虎，見他舅舅就是一隻瑟瑟發抖的乖貓。

景明宮裡，楚鈺閒得無聊，逼著內侍與他搖骰子賭大小，輸了拿錢，沒一會兒，楚鈺面前放了一大堆散碎銀子，內侍們面如菜色，摸著空空如也的錢袋子哀求的看著他。

楚鈺擺手，「無趣，朕不玩了。」

就等他說這句話呢，內侍們歡歡喜喜拿回自己的銀子，被總管高福攢出去了。

楚鈺撐著下巴，三天沒出宮界混，還不是怕那煞神心情不佳來找他的碴，早知道就不聽姓杜的了，如今困在宮裡真難受。

正想著，那邊一個內侍連滾帶爬跑進來，慌慌張張說：「皇上，鎮北侯進宮了。」

楚鈺手一抖，下巴差點磕在桌子上，往邊上四處看看，最後身子一矮鑽進了那張紫檀木案桌底下，對高福說：「就說朕不在。」

高福點點頭，英勇就義一般到門口迎人去了。

「侯爺，皇上陪太妃娘娘說話去了。」他心想，任鎮北侯再霸道，總不至於闖進後宮吧？

周廷焱冷眼看著他，把他看得緊張冒汗，方才說：「那便算了。」不等高福鬆一口氣，他冷冷一笑，「本侯再問你一次，你想好了再回答。」

高福騎虎難下，這時被周順拉了一下，勸說道：「高公公，你可想好，那位是親外甥，頂多挨頓罵，你嘛……」

未說完的話就不用說了，都是明白人，高福笑臉迎人，「侯爺請，皇上在裡頭呢。」楚鈺貓在案桌下，聽到腳步聲以為是高福回來了，屁股先鑽出來，叫道：「朕腿

麻，快來扶一把。」

他沒等到高福來扶，四周靜默，一片壓抑的呼吸聲，楚鈺意識到不對之前，屁股先挨了一腳。

「哎呀！」他的慘叫其實不免有誇張的成分，但是叫痛比不吭聲有用，果然聽到一個冷漠的聲音——

「起來，坐好。」

楚鈺爬出來，面對周廷焱那張冷酷的臉，心裡忐忑，「舅舅，有事啊？」

他覺得慌，還記得當朝賜婚時舅舅烏雲密佈的臉色，隨後就是長達一個月的不理不睬，說也奇怪，他舅舅不管他了，他反而覺得玩什麼都沒意思了，像被遺棄在皇宮裡的小可憐。

周廷焱不悅，「你幾天沒上朝了？」

楚鈺在心裡數了數，支支吾吾，「三四天。」看對面的人臉色不對，他改口，「七八天。」

「半個月。」周廷焱開口，冷如冰雕的臉因為怒氣有了一絲生動。

小皇帝把頭低下，乖乖認錯，「我再也不敢了。」然後偷偷抬眼看他，「舅舅，要不我把聖旨收回來，你說成嗎？」

本以為會迎來周廷焱一頓冷言冷語的嘲諷，誰知道他竟然只是訓斥一句，「不像話，君無戲言。」

楚鈺心裡越發愧疚，舅舅也老大不小了，娶了不想娶的女人一定很痛苦，而且兩家還有恩怨，長此以往說不定會抑鬱成疾，「那我再下一道聖旨，讓你和顧鸞和離。」

若是昨日之前，周廷焱倒真會考慮這個提議，不過現在……他沒告訴楚鈺嫁過來的不是顧鸞，只是說道：「不必，留著吧，府裡不缺這一口飯。」他想起顧瀾那副孱弱的小身板，應當是吃了多少的，便當做鳥雀之類的小寵養著，好過讓她折在顧遙之手裡。

想到此，他便問了一句，「趙太醫何時歸京？」

楚鈺茫然不知，看向高福。

「趙太醫回家丁憂，說是這幾日就到帝都。」

「甚好，等他回來讓他去趟鎮北侯府。」

此時外面日頭西落，映出一片紅霞，周廷焱進宮多時，先被幾位輔臣拉著告狀，又來揪楚鈺這煩人精，不想就耽誤到了這麼晚。想到那丫頭說要等他用晚飯，心裡又是有些隱祕高興，又是嫌棄，督促了楚鈺兩句就要走。

「舅舅，你不留下吃飯？」楚鈺望著他急匆匆的背影，被拋棄一樣不甘心問道。周廷焱回過頭，臉上雖然還是冷淡，但嘴角稍稍揚起那麼一個微不可察的弧度，略顯得意，「有人等著，算了。」

有人？誰啊？楚鈺心想：不對勁啊！

向來我行我素的鎮北侯自然不會管楚鈺的想法，他腳步飛快，很快就帶著周順離開了皇宮，侯府侍衛們在宮門口等著，一行浩浩蕩蕩的回到鎮北侯府。

周廷焱下馬車時天已經黑了，他神色略有不快，埋怨那群拉著他告狀的老臣，又想著剛才給楚鈺那腳似乎太輕了。

「這麼晚了？」他狀似不經意說道。

周順連忙會意，道：「夫人想必還等著。」

周廷焱點了點頭，「那就去看看吧。」說完一撩衣襯下了車，從侯府大門進去，繞著小道回到雪園。

周順在前頭掌著燈，周廷焱走著路，一抬頭就看到了上午顧瀾眼饑的那棵冬棗樹，他頓了頓，對周順吩咐，「回頭你讓人在雪園裡也栽幾棵果樹。」

周順驚得險些崴了腳，心想什麼情況，雪園剛建好的時候，裡頭是有不少應季的果樹的，但他們家侯爺嫌有蟲子，命人全給砍了，如今怎麼又要栽樹了？他心裡的疑惑只是一瞬，應聲道：「屬下記住了。」

「要這種冬棗樹，其餘的你去問夫人。」

「是，侯爺。」周順偷偷伸手合上自己因驚訝而無法合攏的嘴。

兩人走到了小路盡頭，從月亮門進入雪園，周順眼尖的看見前面站著兩個身量嬌小的人，便停下腳步，周廷焱顯然也看見了，他挑了挑冷峻的眉，顧瀾帶著丫鬟臘月朝他走過來，行了個福禮。

「侯爺回來啦，可是餓了？」

女子看起來很怕冷，披了一件披風，手裡還拖著個暖爐，聲音有些明顯的發顫，但依然透著一股清新的甜。

周廷焱說不出是什麼感受，他活這二十幾年還從沒有被一個女子等過，就連他娘也只是恪守規矩偶爾派嬤嬤來問一問，何曾有人在他深夜回府時這般自然親切的問他是否餓了。

「嗯。」在心裡把這複雜難言的感覺壓下去，周廷焱只能含糊的嗯一聲，他靠近顧瀾，才發現她一直在發抖，一張白瓷一樣的小臉都凍出了幾分紅暈。

有這麼冷？她等了很久？周廷焱臉色微沉，訓道：「怕冷還敢出來。」他想到顧瀾的體弱更加不高興，催促道：「快回去。」

若真是病了，晚間宮中下鑰可不好請太醫，當然這些話他不會與顧瀾說。

見顧瀾睜著一雙水潤的眸子看他，那小模樣看起來特別可憐，逼得周廷焱轉過頭，伸出一隻手臂給她，那意思讓她抱著取暖。

顧瀾臉上的表情僵硬一瞬，幸而在夜色下那飛快閃過的情緒無法察覺，她還以為周廷焱這樣的人頂多把身上的外袍脫給她，誰知他叫她抱著他的手臂。顧瀾心想，都說鎮北侯不喜女子近身，看來傳言真是不可信。

這些念頭只在她腦子裡晃了晃，顧瀾小心的伸手要抱住那條看起來修長強健的手臂，可沒等她碰到男人的衣服，周廷焱便等得不耐煩，手臂向後一撈把還在茫然的顧瀾撈進懷裡，就這麼攬著她的肩膀往前走。

「看妳瘦的，不知道的以為我周廷焱苛待妻子。」

顧瀾沒說話，從肩膀和後背處傳來的陣陣暖意，還有周廷焱說話時在她頭頂耳畔呼出的熱氣，這一切都讓她無法立刻做出反應，竟然糊裡糊塗就與他回到了自己

的小院。

進了院子，周廷焱很自然的放開她，手掌不經意碰到了顧瀾的頭髮，柔滑的觸感讓他無意間搓了搓手指，心裡更是對顧瀾的乖巧有些滿意。

她身上沒有其他女子亂七八糟的熏香，也不像尋常世家貴女那樣脾氣驕縱，性格溫柔和順，除了有些軟弱容易受欺負，但這也不是什麼大事，她如今嫁了他，誰敢讓他周廷焱的女人受委屈。

周廷焱越想那張冷臉上越是緩和，等進了小廳，顧瀾叫他淨手，他便接過她遞來的濕帕子，讚許的看了她一眼。

顧瀾心裡詫異，周廷焱去了一趟皇宮，怎麼忽然就變得這麼……奇怪。

沒錯，就是奇怪，他彷彿一隻愛占地盤的猛獸，方才不知道哪裡被觸動到了，顧瀾被他自顧自劃歸進了自己的領地，而周廷焱對待屬於自己的人，向來與他人不是一個標準，就比如此刻在他面前安靜等待的顧瀾，她做什麼都是順眼的，合他心意的。

顧瀾看他擦完手，問道：「侯爺，叫人擺飯嗎？」

周廷焱神色放鬆，「嗯。」

不一會兒，廚房的下人魚貫而入，一張圓桌上碗碟緊挨著擺得滿滿當當，顧瀾吃了一驚，明明中午那頓只有四菜一湯來著，這廚房的下人也是看人下菜碟，周廷焱一說晚上要來吃飯，他們就使盡渾身解數收拾了這麼一桌子席面來，她一琢磨，決定以後想辦法多讓周廷焱過來。

兩人坐下，顧瀾看自己特意要求的那碗紅棗人參雞湯放在中間，她就站起身盛了一碗給周廷焱，「侯爺，這是您早上讓人送來的棗熬的湯，您嘗嘗？」

周廷焱端著那碗湯，見上面的油花都被顧瀾細心的撇淨了，滿意的喝了一口，讚道：「不錯。」

他不再說話，遵循著食不言的規矩，顧瀾留心觀察他，才發現這位鎮北侯雖然是個上過戰場的武將，可舉手投足間都透著一股優雅和尊貴，世家貴胄果然不一般。周廷焱端著一副沉穩的架勢，其實心裡卻想了很多，他喝一口湯，再看一眼顧瀾，見她小口小口的吃一個焦溜丸子，神色並不如今日在回雪園路上時活潑，於是他想起了周順拿回來的調查結果——顧瀾從小沒念過什麼書，勉強識字，自從生母故去，身邊只有奶娘和一兩個丫鬟相互依靠，想必她們平時相處時是很輕鬆的，不那麼重規矩。

他放下湯匙，主動給她夾了一顆丸子，顧瀾鍾愛那道菜，即便要顧著周廷焱在身邊，她也伸了好幾次筷子。

此時，顧瀾盯著碗裡的丸子微微出神，她懷疑自己是不是看見美食暈了頭，周廷焱這樣驕傲的人竟然紓尊降貴的給她夾菜了？

「侯爺，您也吃。」顧瀾投桃報李，給周廷焱也夾了個丸子。

周廷焱看著面前冒著油光的丸子不說話。

他身後的周順欲言又止，眾所周知，他們家侯爺潔癖十分嚴重，吃飯也挑剔得要命，別看他在軍中待過，可這毛病一點也沒改好，反而更嚴重了，油膩的不吃，

味道重的不要，廚房拿出這麼一桌菜，其實他肯動筷子的沒幾樣。

而且周順剛才瞧見，顧瀾給他夾菜時可沒用公筷。

誰知下一刻，周順就覺得自己臉上一疼，當然他也替周廷焱臉疼了一下——他們家侯爺看了一會兒那胖丸子，竟然真的夾起來吃下去了。

「好吃嗎？」顧瀾開心的問。

周廷焱蹙眉喝了口湯，把那股油膩勁順下去，道：「甚好。」

他看著面前的女子嘴唇上冒著亮光，不時還伸出舌頭舔一舔嘴唇，被一道辣菜辣得雙頰紅潤，額上也冒了汗，不知怎的，他就覺得這屋裡太熱了。

周廷焱耳朵尖上微微發燙，不敢再看對面的顧瀾，起身說道：「我還有事，妳慢吃。」

不等顧瀾抬起頭，他已經走出了小廳，周順愣了愣，也快步追上去。

「侯爺，怎麼了？」周順不解的問。

周廷焱彆扭說道：「屋裡熱，回頭吃飯時叫人把炭火撤了。」

周順一臉驚疑撓著腦袋，「侯爺，廳裡沒放炭火。」

誰知聽了這話，周廷焱更生氣了，劈頭蓋臉就是一句，「下人怎麼伺候的？這都快入冬了，怎麼不放炭火？」

周順還要跟著，被他支使去找雪園的管事要炭火，還說再偷懶怠慢夫人，就要打了板子攛出去。

看著周廷焱走遠，周順越發覺得他們雪園裡的差事不好當了，畢竟連侯府那邊老夫人的院子裡也沒用上炭火呢。

小院裡，彩珠伸著脖子看了一會兒，高興的往回跑，「夫人，侯爺走了。」

顧瀾聽了連忙招呼她們，「奶娘過來吃飯。」又給了彩珠和臘月幾碗好菜，讓她們在門口的小桌上坐著吃。

尤氏一邊給她夾菜一邊憂心道：「我瞧著侯爺待您很好，您怎麼不告訴他明日要回門呢？」

顧瀾搖頭，「那可不能說，他跟父親那樣的關係，難道真要他上門喊一聲岳父？」

尤氏一想覺得也是這個理，沒得讓鎮北侯受這種委屈，只是她還是擔心，「那大姑娘為難您可怎麼辦？」

沒想到顧瀾一臉不在乎，「今時不同往日，我替顧鸞嫁給鎮北侯，他也承認我了，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侯爺夫人，她敢為難我，就是跟侯府明面上過不去，父親也不會同意的。」

顧太傅無論如何在朝堂上與周廷焱針鋒相對，但這位當今陛下的親舅舅他是不敢得罪狠了的，那道賜婚聖旨他鑽了空子，硬說當初想嫁的是顧瀾這個女兒連皇上也無話可說，畢竟聖旨上只寫著顧太傅之女，又沒提顧鸞的名字，但這事他已經理虧，斷不會再敢惹鎮北侯。

顧瀾篤定道：「明日咱們回去，誰的臉色也不用看。」